

少鸿 著

花冢

湖南文艺出版社

少鸿中篇小说选

花 冢

[湘]新登字 002 号

花 冢
——少鸿中短篇小说选

少 鸿 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125

字数:263,000 印数:1—2000

简易精装: ISBN 7-5404-1852-4
I. 1476 定价:14.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序

何镇邦

前不久，收到少鸿从洞庭湖畔寄来的信和他即将出版的中篇小说集《花冢》的书稿，他希望我先读读准备收在这个集子中的八部中篇小说，为这个集子写几句话置于卷首。少鸿十一年前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听过我的课，算是我的学生；去年夏天又刚刚读过他新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长篇小说《梦土》，留下较好的印象。我为少鸿创作上的丰收而高兴，便毫不犹豫地交付的任务应承下来。

收在《花冢》中的八部中篇小说，最早的写于一九八五年，最晚的发于一九九五年，其间约十年左右。这八部中篇，只是少鸿十年小说创作中的一部分。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部中篇小说集“收入题材、风格稍为相近的八个中篇，它们大多以湖南中西部乡镇生活为题材，反映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和各色人等的生存状况，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艺术手法则不尽相同……”我是按照少鸿的这个提示来读他的八部中篇的，得到的总的印象同他这个提示大致不差。

湖南的中西部，沿着资江和沅水上游两岸罗列的山峰和乡镇，在少鸿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他的童年、少年以至青年时代都是在那儿度过的；而那里的山山水水，又不乏雄奇瑰丽的景色，甚至带有点魔幻的色彩。而作为楚地，楚文化的积淀又是

那么深厚。无论是雄奇的山川景色，淳厚朴实的民风，楚文化的深厚的积淀，这一切都在少鸿的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都是少鸿小说创作的重要生活素材和艺术养料，也都在少鸿小说中得到充分的独特的表现。读少鸿收在此集中的八部中篇小说，最突出的一个印象即是它们都具有相当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亦即楚文化的色彩。当然，这种文化色彩既表现在对湖南中西部乡镇生活具有独特的民俗风味和生活氛围的描写上，表现在对沅水上游两岸雄奇的山川景色的描写上，更重要的还是表现在整部小说着力刻画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尤其表现在对这些人物的心理文化积淀即楚文化积淀的较深入的开掘上。《皇木》中那位在湘西大山中采伐皇木的采官酉，他在采伐皇木和放皇排中的传奇经历、英雄行为和对皇室的忠心耿耿，都表现出他作为一个湘西汉子的刚烈和粗犷的性格，也开掘出他性格中蕴含的楚文化积淀。《白鹤河排佬》中，作者所精心刻画的那位敢于闯白鹤河上的乌龟滩和曲尺崖的驼背放排佬，他撑着木排闯滩过崖，同湍急江水搏斗的英雄形象，他夜宿小旅店同老板娘之间颇有浪漫色彩的感情交流，都把一个排佬的形象塑造得如同刀砍斧削般，相当突出，也相当富有立体感；在这个排佬的身上，不仅表现出一种楚人特有的豪气和侠胆，也表现出他的柔情，把他性格中的楚文化积淀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笔墨粗细相间，既有排佬撑排在白鹤河上闯滩过崖的粗线条的带有英雄豪气的描绘，也有夜宿小旅店时的一段荡气回肠的抒情笔墨，我以为这是这部小说集中较出色的一篇。再如《龙船》，写双龙镇上黄、李两个家族端午节赛龙舟的故事，无论是黄家的黄祥生，还是李家的李耀庭，两个血气方刚的后生，他们的性格中都带有楚文化深深的烙印，他们可以为赛龙舟而大动干戈（当然其中不仅有家庭观念和家族的利益，也是为了争夺双龙镇上第一美人青玉的爱），但一旦在赛龙舟中同驻扎镇上的日本

兵交手，又同仇敌忾，一起牺牲于日本人的枪口下，这篇作品中刻画的日本侵略军的小队长东山一郎也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形象。当然，《溯流》中的那位水电工人东，《黑松林》中的爷爷和孙子松子，《梦生子》中的禄子，等等，也都是些很独特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作者也都不同程度在他们身上开掘出楚文化的积淀。

少鸿这部小说集所收的八部作品，从题材来看，大都是写湖南中西部乡镇中的凡人凡事，有发生在比较遥远的年代的，也有发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无论是过去的故事或现在的故事，同国家大事联系都不太紧密，它们与那些描写商界的风云、政界的斗争抑或军营里的进行曲等等重大题材或时代的主旋律的作品，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它们仍然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它们仍然有它们的读者，而且它们存在的时间未必比那些重大题材的主旋律作品短些。这是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少鸿熟悉他笔下所写的生活，并且有自己独到的深刻的理解，他笔下的山川、乡镇和各色人等，无不是他所熟悉，并且烂熟于心的，他不仅熟悉它们，而且还善于把它们原始状态的生活素材变为艺术化的形态，这就能写出别具一格的具有独特艺术特色的作品来。少鸿的创作经验再次表明，在文学创作中，写什么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怎么写，如何对平凡的生活作独特的理解和深入的开掘，并把它变为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品，同时，如何在小说文本上下功夫，在小说文体上实现作者的审美意图。当代有位著名的作家曾经这么说过：小说，小说，就是往小里说一说。这话看来似是戏言，其实却道出了小说创作的真谛。写小说，讲究的是小处着墨，以小见大。看来少鸿是懂得小说创作这一重要规律的，书中的八部作品，大都写的凡人小事，却大都道出了人生的真谛，开掘出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楚文化积淀，从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也就是具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地读一读吗？

看得出来，少鸿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有过多种多样的艺术探求，八部中篇小说的艺术手法的确是不尽相同的。《皇木》、《黑松林》、《梦生子》等篇什，较多地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或想像、夸张，或象征、怪诞，表现出比较雄奇瑰丽的艺术色彩。《皇木》中写采官酉进山伐木和下河放排，笔墨都相当豪放，而关于赶尸人和甩妹的描写，更是怪诞，具有浪漫色彩；《黑松林》、《梦生子》中浪漫主义的笔黑更多，色彩更绚丽，也更具神秘色彩。我以为，少鸿在这组写湘西的作品中用一种浪漫主义手法，同作品的题材以及他所着力表现的地域文化特色是相表里的，因此也是得当的，有意义的。当然，集子中大部分篇什还是运用的现实主义的笔法，甚至是传统的白描手法。上面提到的《白鹅河排佬》中的粗细相间的笔墨，是值得称道的。还有一篇《溯流》写作家庄一夫陪一位城里的小姐也是他的情人雅到山野里散心，乘小船溯沅水而上一路的见闻，尤其是写同船邂逅的水电站建设者东到沅水上游一个世外桃源式的山村探望他的情人山妹子桂莲并动员全村搬迁的故事，虽然用的是写实的白描手法，间或用点诗意化的象征笔墨，显得更美。读了这八部中篇小说，可以看到少鸿在艺术上的多种探求所取得的可喜成就，但也可以看到由于他的小说文体意识不够自觉所带来的某些不足。

希望少鸿写得更多些，更好些。

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元旦
草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目 录

序	何镇邦 1
皇木	1
梦生子	47
白鹄河排佬	97
黑松林	131
龙船	182
冲喜	223
花冢	267
溯流	310
附录：少鸿中篇小说存目	347

皇 木

1987年秋天，有一张用繁体字制版因而显得古色古香的庄严的大报告告诉广大读者说：湘西出产优质木材，明清时期，朝廷常派出采官，溯沅江而上，去深山老林中寻觅采伐那些巨大的名贵树木。树伐倒后，剥皮去枝，砸上“皇木”的印记，待木头干后扎成皇簃顺流而下，运往京都去支撑或修缮威武辉煌的皇宫。皇簃长九丈，宽三丈，有水手十人，簃头红灯高挂，每日击鼓起程，皇簃所经之处，船只水鸟纷纷避让，诚惶诚恐。报纸没有说采官酉的事，我想它是有意留给我来说的。

本世纪初湘西的莽莽大山连绵不尽如同凝固的岁月，酉就在那些岁月里爬上爬下，热汗淋漓，气喘如牛。酉头缠青布帕，脚蹬棕丝草鞋，肩上搭着褡裢，他腿上青筋暴突如蛇缠绕，脸皮跟树皮一样粗糙，双目却炯炯有神，能作皇木的树很难逃过他的眼睛。

有一天，酉正在山中一个岔路口无所适从之时，只见一只红尾雀蹲在树枝上以一种熟悉的目光向他示意什么。酉就随红尾雀进了一个山谷。山谷四周是陡峭的山峰，峰巅是铁青色的悬崖，山腰以下是黑幽幽的森林。酉恍如走进了一个梦。此时红尾雀却倏忽不见，酉心里便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酉在一块岩石上坐下，见不远的草地上有个孤单的风筝大小的阴影。酉觉得古怪，拾块石头甩过去。那阴影抽搐一下，无声地滑走了。酉一抬头，见一只鹞子正射入密林中，于是释然。山风飒然而至，枯草摇曳，沙沙作响。野果的香甜味令酉想起皇宫里描龙画凤的红漆大柱，以及那些在红漆大柱间浮来浮去的漂亮翎帽。酉毫不怀疑有一顶翎帽在等着他去戴。

酉从褡裢里摸出一个荞粑来啃，想起了儿子卯。卯才十岁，寄养在辰州吴寡婆家。酉想卯不会吃荞粑过日子吧，给了吴寡婆银子的。那日酉踏上辰州码头，吴寡婆就抱起卯亲了一口：“好水灵的崽崽！”酉觉得这是缘分，就把吴寡婆做了卯的寄娘。吴寡婆有个与卯同岁的女儿，名叫甩妹，卯有个伴。酉离开辰州时把吴寡婆叫到柴屋里，交待不能让卯和甩妹困一床。吴寡婆点头应允，眼神却有几分诡秘。酉摸摸卯的脸，叫他背靠着门，用刀在门上刻了个记号：“等我回来，看你长高没有。”卯懂事地说：“我多吃饭，吃好多饭！”酉想象卯吃饭时腮帮鼓起像只猴，不禁哑然失笑。

酉啃完荞粑，想知道进山已有多少时日，便伸手去褡裢里点黄豆。为计算日子，酉在褡裢前面兜里放了两斤黄豆，天黑一次，就拈一粒黄豆放到后面兜里去。酉的日子全装在褡裢里。可酉发现，他已不可能弄清过去的日子了，褡裢的前后两个兜没有任何区别的特征，他一天要把褡裢取下挂上多少回，早就不分前后。他的过去和未来早已混淆不清。

事情有些不对劲。酉怔怔地坐了半天，才起身向远处眺望。林间雾气袅袅，山坡上有个巨大树冠，绿宝塔似的耸向半空。酉心里一喜，那正是他要寻找的大云杉。

酉钻过一丛灌木，沿着一条茅草覆盖的小路向大云杉走去。喜悦如同轻风从他心头掠过。酉越过一根朽木，脚步带起一阵褐色尘埃。酉又绕过一块巨大的圆石，耳听谷底深涧流水作亘古不变

的潺潺声响，自觉进入了静美的画中。

但酉立即发现他又回到了原地，而且，两只脚不听招呼地向前迈进，重复着刚走过的道路。酉要停下，但两条腿拽着他，他身不由己。绿宝塔似的大树遥遥地在视界里浮动。

冷汗从背上渗出来，酉知道碰上岔路鬼了。若没别人唤醒他，他将永远在这山谷里绕圈子。酉摇摇晃晃，神志恍惚，草鞋破了，脚趾踢出血来，绑腿让刺条挂去，衣襟被树枝撕成了布条。酉心里模模糊糊想骂，但张不开嘴，眼神亦迷离起来，林子里似乎飘起了雪花，又好像开了许多映山红。酉走得像个木偶，青头帕散开，一条粗大的辫子垂下来，像一条白色蛇蛻。深山荒野，有谁来唤醒他？酉几乎绝望。

此时前面一排树梢似遇大风，往两旁一闪，一个声音从树梢上荡过来：“爹——”

酉浑身一哆嗦，只见卯的声音波浪般漾过来。酉竭力张大耳朵抓住儿子的声音，向着那个方向狂奔。他散乱的头发在空中扬起，如同一面白色旗帜。酉奔出了山谷，汗和血混合着顺着腿杆往下淌，淅淅沥沥洒了一路。森林和峰峦，白昼和黑夜，一齐向酉身后倒去。

卯的声音不绝如缕，愈来愈宏亮，完全像男人的嗓门。酉终于看见了黑幽幽的沅水，看见了辰州的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酉跌跌撞撞向街尾那幢木楼走去。

酉看见禾场边的桃树下，站着个牛高马大的壮后生。后生目光灼灼地盯酉。酉惊呆，他不能够否认这是他儿子卯。与此同时酉发现了垂在自己肩头的丝丝白发。酉觉得岁月真是蛮不讲理，残酷无情。

酉说：“卯，是你喊我？你晓得我碰上岔路鬼了？”

卯说：“不，我是要你回来找娘。别人都有娘，我却没有。”

酉抽动着腮巴，突然括了卯一个耳光：“混帐！不晓得我要找皇木吗？”

卯一动不动，嘲笑似地瞪着酉，任桃树叶落了一身。酉又叫道：“吴寡婆，吴寡婆，你帮我带的好崽！”

吴寡婆从屋里出来，青丝缕缕，油抹水光，还是旧时模样：“崽要找娘，有甚罪过？”

酉竟然噎住，绷起脸进屋，在神龛里，找到了那本自己藏下的皇历。皇历霉迹斑斑，被虫蛀得千疮百孔，一翻便一块一块往下掉。酉找不到日子，只好望着河谷发呆。沅水上游的大山层层叠叠莽莽苍苍，酉在这些山里奔走了半辈子，从未遇过岔路鬼，也没有进一次山就把头发白完的经历。酉想这一切都是兆头，凝视着沅水铁汁一样滞重的波浪，酉不觉暗自怆然。

河谷里流涌着幽蓝的暮色时，酉跨出门槛，看见两个稻草人在禾场里跳着动作怪异的舞蹈。

那舞蹈使酉浑身的骨头发酸发涩，他烦躁地扭动着身子，只觉得骨子里充满了动作的欲望。两个稻草人哇哇地唱着夜歌子，忽儿分开，忽儿搂作一团，金黄的稻草簌簌作响，在渐浓的暮靄里丝丝毕现，烁烁闪光。

酉绷着脸走进禾场，听见全身关节如新做的门樨一样喀喀刺响。浓郁的稻草的香味雾一样把他包围，他的鼻子使劲喷出两股气，伸出两手，各抓住一个稻草人腰间的绳头用力一扯。那些金黄的稻草便纷纷从两个人体上散落下来。

卯和甩妹站在稻草里，笑嘻嘻地看着酉。他们头上和肩上还散落着草屑，他们的身体在暮色里显得虚无缥缈，脸部却清晰可见。酉感觉一种撩人的气息从他们身上喷发出来。酉忽略了儿子，定定地盯着甩妹。

甩妹的脸嫩得如一枚半熟的桃子，粉红的圆脸上有一层纤细的茸毛，酉觉得只须用手指轻轻一弹，那脸皮就会绽破，流出甜蜜的汁液来。

甩妹头顶，深邃的夜空里，跳出来一颗金色的星星。星辉洒在甩妹脸上。酉觉得她的笑意味深长，却又难以捉摸，全不像一个未脱稚气的妹子所有。酉走近一步，心头生出摸摸那张脸的愿望。

这时夜游鸟在河谷里凄然啼叫，幽幽的香火味随风潜来。酉打个寒颤，蓦地发现甩妹的眉梢高高扬起，一双丹凤眼笑得细长细长，眸里闪烁迷人的光亮，那些茸毛愈长愈深，金红金红，覆盖了那张慢慢变长变尖的脸。

酉嗅到了浓烈的狐骚味，心里一惊，却挪不动身子。那张狐狸脸笑咪咪地浮过来，酉四肢发僵，尽力往后仰，但他还是感觉脸触到了狐狸脸上的茸毛。

“爹！”

酉听见卯的唤声凌空飞来。狐狸脸倏然消失，代之以甩妹光鲜的笑靥。

“回屋里去！”酉对卯喝了一声，不再看甩妹，背着手走出禾场，踏上辰州的青石板小街。

小街两扁担宽，鸡肠子一样沿河岸蜿蜒几里长。街两旁是密密的小店铺。昏黄的灯光，在一扇扇小窗里无言地燃着。

青石板闪着寒光，微微的风里有苔藓的清苦味，酉感到有点儿亲切。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笑声遥遥地飘过来，使酉不再茫然惶惑。

酉的双腿目的明确地毅然前行，冷风里的脸兴奋得微微热起来。那些笑声清脆清脆，明明亮亮，如同山涧里岩石间活泼跳动的溪水。笑声穿透了辰州的岁月，酉觉得它们来自若干年前，它

们把他在山里奔波的那些寂寞日子覆盖了。

四周变得一片虚幻，只有那些笑声桀然亮眼，酉伸出手掌触摸笑声，笑声温软光滑，从他的指缝里漏出去，如丝如缕，绵绵不绝。

酉感到自己浮起来，双手划拨着那些笑声，向笑的源头游去。

迷离的星光里，一座飞檐翘角的吊脚楼耸在江边，窗棂里人影变幻，黑魆魆的堂屋门中间裂着一条金色的缝。笑声正从那条门缝里不断地喷涌出来。

酉站到门前，双手哗啦一推，门开了，灯光和目光一涌而来，将他湮没。

笑声却戛然而止，屋里一片死寂。数位妖娆女子惊诧不已地瞄着酉。酉如一条搁在沙滩上的鱼，感到一种极度的干渴。他渴望得到女子笑声的滋润。他恍如倏忽间又回到了亘古寂寞的深山里，全身浸透了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孤独感。

“啊呀，原来是酉大人！多年不见，您头发都白了！”一个涂脂抹粉的中年女子摇摆着肥胖的躯体移过来，向一个窈窕的小女子一招手，“小莲莲，快侍候酉大人！”

一条嫩如莲藕的小胳膊立即缠住了酉的腰。酉的身子像年轻时一样骚动地颤栗起来。他被半拥半推地带上了楼梯。

堂屋里萦回着几声窃笑，古老的楼梯吱扭扭响，仿佛一个卧病经年的老人的呻吟。酉看见板壁上自己摇摇欲坠的影子，心头骤然袭来苍老的情绪。

于是酉又听见自己的骨节喀喀作响。

进了一间红烛摇曳的小房。沅江隐隐的涛声磨擦着窗棂。酉感觉一块细腻柔软芳香的肌肤在他粗糙如树皮的颊上擦了擦，他抖动一下脸，蓦地觉出这种接触对于他是一种无情的嘲笑。酉决定予以反击，他猛地将那一堆软香温玉推倒在床上，粗暴而利索

地将那些纽扣和裤带解开，犹如剥粽子一般，将那具小女子鱼一样的白身子剥出来。

酉瞧着白身子沉静了片刻，接着，叉开虬曲的有着裂口和毛刺的五指，开始在那片柔软地起伏的土地上旅行。酉想起种田人的犁铧插进泥巴里的情景。酉感到手掌在那软泥巴上磨擦非常惬意，于是他加快了这种磨擦，而且不久磨擦变成了狂暴放肆的搓揉。莫名的快感从指尖传向酉的全身，这种快感跟他小时候用石子击落邻居树上尚未成熟的梨有点类似。

那具白白的小身子在他的手下扭动着，发出阵阵尖笑和呻吟，慢慢地变得白糊糊的一片，看不清它的各个部位。

酉这时发觉它不是人体，而是一根上等的皇木，它上下一般粗，一人抱不过来，光滑的表面闪着荧光，喷发着木头特有的清香。于是，他的凶狠的搓揉变成了珍贵的抚摸。木头跟他的手一样粗糙，使他有种天生的亲近感。酉缓慢地，亲昵地抚摸皇木的各处，那种毛糙刺疼的触感深印进他的脑子里。酉发现皇木中部，有砸上去的“皇木”二字的圆形黑色印记，于是把几个指头压上去，久久摩挲。

“酉大人，你老抠我的肚脐眼，你的桅杆竖不起来了吧？”皇木突然说话了。酉一惊，看见皇木长出个俊俏的女人头，对他仰着与甩妹毫无二致的面容，做出一副带嘲弄意味的媚笑。倏忽间，那脸上绿光一闪，变出一张金红色的狐狸脸，一双吊眉眼斜视着酉。

酉蓦然转身，夺门而出。紧随他身后的，是轰然大笑。

酉走进夜色，踉跄的脚步叩响了青石板。有个扛扁担的后生过来问：“酉大人，有人在我堂客床上困觉，我怎么办？”

这是风俗，辰州人把这类事情的裁决权交给路人。酉吼道：“你手里的扁担是干什么的？！”

后生操着扁担奔进夜色最深处，须臾，从那里传来沉重的物体的跌倒声。

酉听见一棵皇木被伐倒了，辰州的地面在震颤。酉想他不能再在此地滞留了。

吴寡婆在门槛上晒太阳，见酉扼着卯的手腕出门来，便含意不明地微笑。

酉说：“卯，你吃皇粮长这么大，该给朝廷做点事了，跟我进山找皇木去。”卯说：“不，找娘我就去。”酉眨眨眼：“好，去找皇木，顺便找你娘。”卯说：“不，去找娘，顺便找皇木。”

酉脸涨成紫褐色，胡子颤了颤，点点头。

卯就随了父亲，向着上游的崇山峻岭之中走去。太阳辉煌地晒着他们的后脑壳。卯看见自己的影子印在父亲背上，就有一种被父亲背着，摇摇晃晃不稳定的感觉。

酉身上散发一股霉烂气息，叫卯很不舒服。

酉的内心一直笼罩着一种苍凉之感，倒不是季节的缘故，而是他认识到自己老了。酉尽量不去看卯的身体，卯的红润的脸，肌肉隆起的臂膀，简直是一种无情的炫耀。如血的枫叶萧萧落下，装饰着明净的秋空；沉重的山影，一重一重地在眼际展现。沅水在深深的河谷里隐隐地作千古吟哦。酉知道这一次若不带卯在身边，他将背负何等浓重的落寞。

昼行夜伏，餐风宿露，酉和卯把三个日子踩在了脚下，当他们走进第四个傍晚时，来到一个阴暗的峡谷里。他们听见自己孤独的脚步声在绝壁上回响。

悬崖的阴影水一样湮没了他们，蝙蝠的翅在头顶划着黑色的弧。秋虫的唧唧声如无数根金丝线，在他们耳旁和腋下绕来绕去。

进山后卯一直心不在焉，酉却眼观六路耳听四方。于是酉从

那密实如雨的虫鸣声中听出几声苦痛的呻吟。

幽深的峡谷里呻吟声显得十分神秘。

卯也听见了，有几分紧张。酉很镇静，循声寻去，但见路旁有一深坑，长着茂密的茅草，草丛中躺着两个人。其中一个穿皂色长衫，戴黑色方帽，一只手不住地揉着膝盖。

酉对着下面唤了一声：“喂——！”

那人闻声仰出一张半是沮丧半是惊喜的脸：“大哥，快救救我！”

酉立刻解下自己的绑腿，看看不够长，又叫卯也把绑腿解下来，将四根绑腿连在一起，伸进坑里去。

穿皂色长衫者接住绑腿，捆在那个穿黑色衣衫人的腋下。酉和卯抓住绑腿一齐用力，把那人徐徐地吊起来。那人沉沉甸甸纹丝不动如同一截木头。

黑衣人被拖上路面。酉解下绑腿重新伸入坑里。卯摸摸黑衣人的脸，冰凉如铁。卯惊呼：“一个死人！”

酉瞪卯一眼：“叫什么！？”

卯目瞪口呆，机械地抓着绑腿，与酉一道，又将那个能说话的拉到路上来。

那人先是坐着，接着晃晃荡荡站起。

酉问：“师傅是赶尸的？”

那人点点头，扫视酉的全身：“大哥是朝廷的采官吧？”

酉亦点点头。

赶尸人指指尸体：“他是武陵人，在龙山做官，得了痲病，临终前嘱我他死后把他赶回家乡去安葬。唉，赶了几天，身体疲乏，看不清路，跟他一起跌进坑里。若不是大哥搭救，会跟他一起变作一堆白骨，两个野鬼！”

卯心颤颤地膘膘尸体的脚。寿鞋已被踢破，白白的脚趾露了